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什么是性别史

[美] 索尼娅·罗斯 著
(Sonya O. Rose)

曹鸿 译



What is Gender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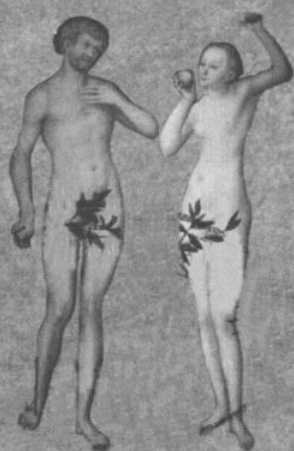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什么是性别史

What is Gender History?



[美] 索尼娅·罗斯 著
(Sonya O. Rose)

曹鸿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80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性别史/(美)索尼娅·罗斯(Sonya O. Rose)著;曹鸿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30721-2

I. ①什… II. ①索…②曹… III. ①性别差异—研究 IV. ①B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2516号

What is Gender History?

Copyright © Sonya O. Rose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 | | |
|-------|---|
| 书 名 | 什么是性别史
SHENME SHI XINGBIE SHI |
| 著作责任者 | [美]索尼娅·罗斯(Sonya O. Rose) 著 曹 鸿 译 |
| 责任编辑 | 李学宜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0721-2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szw@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010-62752015 发行部010-62750672
编辑部010-62750577 |
| 印 刷 者 |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1印张 153千字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言及致谢

本书主要探讨性别史学者(gender historians)从事了何种研究。它不是一部性别的历史,而是关于性别史领域的方法及发展历程,也涉及了一些性别史学者关注的历史主题。自始至终,我试图集中讨论性别,或者说讨论与什么意味着男性、什么意味着女性相关的意义和社会期待。本书并不讨论女性史(women's history),虽然一些篇幅涉及女性史和女性史对性别史的贡献。有些学生接受过史学训练,但先前从未接触过性别史领域;有些其他学科的学生研究女性和性别,却没有机会了解历史学家如何研究相关主题,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他们提供一份导论。本书讨论了女性史学者和性别史学者中的某些争论,概述了性别史研究中一些复杂的问题,也关注了这一领域的新趋势。这将会使本书对那些已具备一定水平的研究生和学者有帮助,他们会发现此类概述很有价值。 vi

第一章提供了术语“(社会)性别”(gender)、“历史”(history)和“女性主义历史”(feminist history)的基本含义,勾勒了诞生自女性史的性别史的发展历程,讨论了性别史对学术界的不均衡影响。第二章探讨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复杂性,反思了身体史和性存在史(histories of sexuality)。第三章关注性别以及性别与种族、阶级的交叉,使用了奴隶制、殖民主义等例子。第四章向读者介绍了男性研究与男子气概(masculinity)研究,讨论了相关问题的不同研究路径,强调人们对男子气 vii



概的理解随时间不断变化,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男性气质的理解和实践也是多种方式的。第五章阐释了性别史学者如何为一般历史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提供帮助。本章特别关注殖民征服、革命、民族主义和战争,涵盖的例子从17世纪到20世纪。第六章考察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涉及如何研究历史中的性别。本章也向读者介绍了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包括研究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心理分析法和 other 方法,还有跨国史和全球史。此外,最后一章也回顾了全书覆盖的一些其他主题和问题,起到提醒的作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尝试概述学者们研究性别史的方法,同时也就性别史学者所关注的特殊议题,举出相当详细的历史研究范例。性别史是一个多样且丰富的研究领域,这本书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因此我试图让读者体会:性别史学者提出何种类型的问题,他们如何着手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内容主要基于对北美和英国的研究。我也尝试提供一些世界各地的范例。我自己的研究集中于现代史,特别是19—20世纪,这也是本书较多关注的内容。但是我也讨论了其他学者令人兴奋的作品,他们的研究范围从13世纪到18世纪。我试图列举一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特定主题的历史观点,尽管这样的例子看起来似乎缺乏历史背景——因为人们不太熟悉那些历史——不论如何,读者们都能够从中了解到一些性别史学者在研究中的发现,这是我的愿望。

我要感谢许多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多年来一直给予我灵感。我不能期望把他们全数列出,他们也将发现他们的研究在书中未必被专门引用。但是许多人的研究会出现在本书末尾按主题组织的选读书目中。特别感谢政体(Polity)出版社的安德烈娅·德鲁甘(Andrea Drugan),她是编辑的典范:支持我、鼓励我、迅速回应我的多份手稿和询问。我也想感谢政体出版社的匿名审稿人,还有我在伦敦的友人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基思·麦克莱兰(Keith McClelland)和比尔·施瓦茨(Bill Schwarz)。当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他们一直倾听我的担忧。特别感谢休·贾斯特(Sue Juster)建议我使用那些极有意思的北美



殖民地的性别研究做例子。尤其还要感谢京特·罗斯(Guenter Rose)的耐心与支持,当我发现写这本书比我预想的更加困难和复杂时,他还要忍受我的焦虑。

目 录

前言及致谢/ I

第一章 为什么是性别史? /1

第二章 性别史中的身体与性存在/17

第三章 性别与其他差异关系/36

第四章 男性与男性气概/56

第五章 性别与历史知识/81

第六章 评价“转向”与新方向/103

进一步阅读建议/122

译名对照表/131

索 引/138

译后记: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了解一点性别史? /166

第一章

为什么是性别史？

为了回答本书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性别史”，我希望让读者确信“性别”不仅有历史，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我们必须考虑看起来似乎不证自明但实际上很复杂的命题——如何思考历史本身。

历史由关于过去的知识组成。这意味着历史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时，读者或许会疑惑，历史不就是过去么？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对历史很感兴趣，那么他是对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但重要的是明确一点：“过去”是通过历史研究（historical scholarship）——也就是由历史学家创造的知识重建的。这意味着重建的过程对创造出的知识而言非常重要。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取决于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哪里？他们认为过去的哪些内容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他们如何着手开展研究？他们如何阐释他们发现的证据？更复杂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随时间而变化。历史学家也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被历史以及他们生活和工作时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所塑造。因此，历史本身也有历史。当我们开始探索性别与性别史主题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要牢记在心。

尽管历史学家在使用何种方法研究他们的课题上向来意见不一，这个现象仍会继续，他们却共享如下前提：人们生活的环境与塑造这些环境的社会随时间变化。这些变化既多且繁，发生的几率也变化无常。但对历史研究而言，变化或转变的假设是根本。也并非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记述和解释变化。当一些历史学者致力于展现各类事件或者某些进程是



如何改变社会整体或其中的某个方面的时候,其他人则有志于探寻随时间流逝而产生连续性的过程(the processes producing continuities)。还有一些人的研究,是描述过去某个特定时段或年代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尽管此类历史学者可能不会关注变化本身,他们仍假定他们所揭示与书写的人类生活的特征,是社会与文化变化过程中的产物,这些过程在时间长河中发生。

被定义为男人或女人有什么意义?这种意义有其历史,而性别史(gender history)便是基于这种根本理念。性别史学者关注的是随时间发展的变化,或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单一社会内的变化。这些变化关于:人们感受到的(perceived)男女间的差异;男女间关系的形成;作为社会性别的产物(gendered beings),女人之间的关系和男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历史学家关注这些差异与关系在历史中如何产生,又如何变化。重要的是,他们也关注性别对各种极具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和进程的影响。为了能充分探寻性别史学者的关注点,以及他们如何“研究”性别史,思考“性别”这个术语的含义至关重要。

3 学者们使用“性别”的概念,意指人们感受到的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与男人和女人、男性和女性相关的观念。对“性别”这个术语的定义来说,最根本的观念是,差异都是社会构建的。身为男人、身为女人意味着什么,人们对男子气概与女子气概的定义或理解,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特质——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使用术语“社会性别”(gender)而不是“生理性别”(sex)呢?为什么说起男人和女人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是一种社会性别的差异而不是生理性别的差异?近年来,人们视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为近义词,并在大众话语中频繁地交替使用二者,对此下一章将详细讨论。但是“(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术语起初为女性主义学者所用,意指生理性别差异(sex difference)的文化构建,与“生理性别”(sex)相对,生理性别差异被认为指的是“自然的”或者“生物意义的”差异。

在20世纪最后数十年之前,在女性和性别研究在人类学、历史学



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发展壮大、产生影响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差异”可以说明或者解释人们观察到的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上的差异,他们在世界上生存方式的差异,以及男女在多种权力形式下的差异。重要的是,男女之间关系的等级属性是一种预设前提,从未被质疑。男女之间的多种差异基于天性而非文化的产物,这种预设意味着只有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才会有学者开始思考性别也有一个或多个历史,并且开始认为性别对历史而言很重要。

性别史是在回应女性史的研究和争议中发展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女性史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兴盛,延续至今成为性别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在此之前,女性的历史已经有人撰写,所以女性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可以被视为一种恢复或复兴,只是在新环境之下催生了一个学术研究领域。20世纪之前书写的女性的历史,一般是关于女王或者女圣徒等人物。除了一些当代女性史的重要先驱在20世纪上半叶撰写的作品,大体而言,无人记录或讨论普通女性的生活。这些重要先驱包括英国的艾琳·鲍尔(Eileen Power)、艾丽斯·克拉克(Alice Clark)和艾薇·平奇贝克(Ivy Pinchbeck),美国的朱莉娅·斯普鲁伊尔(Julia Spruill)和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职业史家无视她们的研究,认为身为母亲、妻子、佣人、工人和消费者的女性的活动与历史无关。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之前书写的女性历史,基本上不被归为当时的专业历史研究或者通俗历史。

为什么女性会被“主流史家”忽略?有人在新出现的女性史发展的初期指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女性不被视为历史的主体(historical subjects),因为历史学者认为历史几乎只关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权力的行使和转移,而这些舞台上的演员是男性。女性史的兴起和发展有助于社会史学者重新思考历史实践,他们认为关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知识对了解过去非常重要。但社会史家也忽略了女性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男性,特别是白种的欧洲和北美男性是历史的普遍推动



者。例如，“工人”被想象为男性形象，所以劳工史忽略了田野、作坊、工厂以及家庭中的女性劳动。

5 女性史学者开始发现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劳工和社区行动人士、社会改革者、政治革命者。他们展现了女性的劳动如何为她们的家庭，以及更广的经济做出贡献。重要的是，女性史学者最终挑战了政治与权力的狭隘定义，拓宽了这些概念的范围，使其包含了政府和政党之外的生活场所，特别是人们的“私人生活”。这些学者深入研究了那些先前被视为“天性的”而不是文化的或社会的主题，例如家庭暴力、性交易、分娩等。推动女性史兴起和增长的历史发展引起了学术界对传统历史实践的挑战。

女性史成为一种研究领域，是女性运动或者所谓的“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产物。这个命名为了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生的女性主义运动相区别。此时的运动是为了争取女性选举权，并提出一些和妇女不平等地位相关的其他议题。女性主义对激发女性史的研究兴趣、创造女性史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虽然在今天，那些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在女性主义事业究竟是什么上难以完全达成一致，但大多数人会同意女性主义的基础是一种信念——女性应当拥有和男性一样的基本人权。女性主义者认为，普遍而言，女性相对于男性处于不利地位。她们处于不利地位，是因为在她们的社会世界中，性别被如此塑造。所有女性应当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有利地位，这一观念让女性主义学者试图找回过去从未讲述过的女性生活的故事，揭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并对女性在历史档案中被明显地忽略和排除感到疑惑。就像两位美国的欧洲史学者，雷娜特·布里登索尔(Renate Bridenthal)和克劳迪娅·孔茨(Claudia Koonz)在她们的论文集的导论中写的那样，“这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既力图恢复历史中的女性，也力图探寻女性独特历史经历的意义”。该文集的题目也恰如其分——《逐渐显现：欧洲历史中的女性》，在1977年出版。^①

①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Introduction,” in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1.



当女性运动普遍地激发了女性史研究的兴趣之时,女性主义学者的学术道路却并不相同,这因他们工作的国家环境而定。^① 各国女性在历史行业的地位各异,取决于本国的制度文化。有些国家更容易接受女性学者。美国的女性史发展相对迅速,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些大学的女学者就开始获得学校支持。在英国,制度支持发展较晚,那里受女性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开始从事女性史研究是在学术圈之外。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英国的女性史研究仍缺乏学术地位,甚至到了今日,女性主义史家仍在争取把妇女和性别元素融入某些领域的历史书写之中。在法国和德国,男性职业史家甚至花了更长时间才接受女性史。

尽管女性主义激励了所有女性史学者,女性史作为一个领域,其内容和方向在不同国家的环境下也有不同的发展。在美国,“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的概念变得很有影响。为了探寻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找回过去女性生活的特征和受到的各类影响,学者们将女性描绘为在一个单独的空间生活和行动的群体,或者说她们的活动领域以家庭和寓所为中心。正如琳达·科布(Linda Kerber)指出,历史学者在史料中发现“女性领域”(women's sphere)术语的使用,这一发现转而“引导了 20 世纪历史学家选择什么内容来开展研究,选择如何讲述他们重构的故事”。^② 一篇发表于 1966 年的论文产生了巨大影响,讨论了美国女性 19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的生活。作者芭芭拉·维尔特(Barbara Welter)描述了她命名的“对真正女性气质的崇拜”(Cult of True Womanhood),这种观念要求女性应当以“虔诚、纯洁、服从和家庭生活”为生活准则和目标。^③ 维尔特的研究集中于北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使用的文献包括忠告书(advice books)、布道词和女性杂志等出版材料。尽管当女性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发生转变、走向多样化之时,学者们批评此文只使用了规训文献(pre-

① 我将考察美国和英国学界的女性史例子作为女性史早年致力研究的问题类型的代表。

② Linda Kerber, "Separate Spheres, Female Worlds, Woman's Place: The Rhetoric of Women's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1988): 11.

③ Barbara Welter,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American Quarterly* 18 (1966): 153.



scriptive literature),只着眼某一类女性群体。但维尔特的分析推出的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史领域仍占统治地位。该文虽然以叙述为主,但也批评了父权制关系束缚了女性,限制了她们的生活。和女性史复兴时的其他研究一样,该文强调女性受到的压迫。重要的是,维尔特认为这种对女性气质的崇拜引发了多种回应,也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相结合:包括废奴主义运动和内战,由此女性突破了原先狭窄的家庭领域、拓宽了她们的活动范围。

7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分析了19世纪美国史中的“女性领域”(women's sphere)。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领域”又成为一种人称“女性文化”(women's culture)的来源。提出“女性文化”概念的学者,并不重视分析女性是怎样以及为何成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探寻历史中女性间关系的重要性。例如,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卡萝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分析了大量信件和日记,以求理解19世纪美国女性的生活。考察女性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她认为,女性作为亲戚、邻居和朋友,共同经历了日常生活。女性的友谊以忠诚和团结为特征,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情感地位。她进一步认为,维多利亚时期,一些女性间的关系也包括身体的欲望,从青春期到成年,她们之间可能既有性也有情感上的爱慕。对史密斯-罗森堡而言,女性领域不只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还包含“一种重要的完整性与尊严,源于女性共享的经历以及相互的情感”。^①在分析1780年到1835年家庭生活观念和女性领域的发展中,南希·科特(Nancy Cott)把“女性领域”的观念引入新的领域。该书标题是《女性身份的纽带》(*The Bonds of Womanhood*),意在强调“bonds”的双重含义,既是束缚也是联系。^②通过分析规训文献和日记,她揭示了家庭生活观念(the ideology of domesti-

① 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igns* 1 (1975): 9.

② Nancy F.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e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city)导致的压迫后果,但更重要的是,该书展现了一种姐妹情谊意识在女性领域中孕育,这是一些女性产生了政治意识并组织起来争取她们的权利的结果。

在英国,女性运动和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与劳工史促进了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女性主义史家热衷于理解女性生活和行动如何同时受到性别分工和阶级分工的影响。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重要研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双重影响。在1973年出版的《女性意识,男性世界》(*Wome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一书中,她认为必须理解“男性支配女性的父权统治与由此产生的财产关系、阶级剥削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①在同年出版的《不为人知》(*Hidden from History*)中,她概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资本主义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并且批判地考察了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女性参与。^②20世纪70年代中叶,受到女性主义影响,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的研究批判地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观念。^③她认为,当整个家庭成为生产单元时,在家庭中呈现且不断重现的性别劳动分工作为一种工业手段在19世纪的伦敦发生转变,持续地塑造了工业资本主义。亚历山大主张,家庭劳动分工影响了工业转型,这种动态关系应当成为女性主义历史研究的中心。

吉尔·利丁顿(Jill Liddington)和吉尔·诺里斯(Jill Norris)出版于1978年的重要研究,考察了英国北部工人阶级女性参与的选举权斗争。该书仔细探寻了女性选举权行动主义、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及女性

① Sheila Rowbotham, *Woma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117.

② 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300 Year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 London: Pluto, 1973.

③ Sally Alexander, "Women's Work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A Study of the Years 1820-1850," in Juliet Mitchell and Anne Oakley, eds,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59-111.



参与的工会运动(*trade unionism*)相互之间的联系。^①利用对女性选举权行动人士的女儿们的采访,以及丰富的档案文献,利丁顿和诺里斯的研究重现了那些女性参与的选举权活动。通常,她们会面对生活中男人们的敌意,但她们也相互合作,完成家庭任务,以便继续进行政治活动。

劳拉·奥伦(Laura Oren)使用社会史和经济史学者提出的“家庭经济”(family economy)概念,揭示了相对于男性,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女性和儿童的饮食变差。^②为了能把丈夫照顾好,女性精打细算,使用丈夫从工资中拨给她们的钱,而男人却留下零花钱,满足自己的需求和享乐。奥伦总结,妻子管理家庭预算对艰难时期的丈夫、对更普遍的经济和工业体系而言,都是一种缓冲。

9 尽管工人阶级女性研究是英国女性史学者最主要的关注点,但分离领域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separate spheres)、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私人家庭世界与男性的公共世界的分离,均引起了一些英美女性史学者的关注。例如,莉奥诺·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和她的同事关注了他们称之为“美丽田园”(beau idyll)的观念。这种宁静的城郊中产阶级家庭生活观念发展为亲密的农村生活。其中心是女性和家庭与公共领域的事务完全分离,赋予女性“在家庭中独有的影响领域”。^③在他们看来,家庭与公共的区分并非是社会生活中的永恒特征,而是在历史中兴起的观念,与商业世界的经济竞争相关。这种观念塑造了家庭生活的理想典范,创造了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空间。

当一些英国女性主义历史学者关注家庭生活观念及其对中产阶级女性的重要意义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主义学者转向女性劳工和工人阶

① Jill Liddington and Jill Norris, *One Hand Tied Behind Us: The Rise of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London: Virago, 1978.

② Laura Oren, "Welfare of Women in Laboring Families," *Feminist Studies* 1 (1973): 107-125.

③ Leonore Davidoff, Jean L'Esperance, and Howard Newby, "Landscape with Figures," in Juliet Mitchell and Anne Oakley, eds,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139-175.



级史。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提出,“有组织的女性工人在哪里?”她对20世纪早期美国工人的研究表明,男性工会会员对女性工人有一种明显的矛盾情绪。主要的美国工会(trade union)极少支持女性工会组织者,雇主们也企图阻止女性组织工会。^①20世纪80年代初,凯斯勒-哈里斯出版了一本美国工薪女性的历史,时间跨度从殖民地时期到“二战”以后。^②此书突出展现了社会用多种方式限制女性的经济机会,也揭示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

其他涉及美国女性劳工和工人阶级史的重要作品包括托马斯·达布林(Thomas Dublin)对洛威尔(Lowell)地区女工的研究,洛威尔是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纺织工业聚集地;杰奎琳·琼斯(Jacqueline Jones)对黑人女工的标志性研究,时间跨度从奴隶制一直到二战后;克里斯蒂娜·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对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纽约市女性工人的研究。达布林的研究以大量的公司档案文
10
献、回忆录和信件为基础,详细地记录了纺织工业的增长,以及工厂如何招募新英格兰乡村地区的青年女性做工。^③他考察了这些女性在洛威尔建立的社区、女工组织的反对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的抗议、劳动力多元化后随之而来的工业转型和女性劳工行动主义的衰落。杰奎琳·琼斯对黑人女工的研究考察了奴隶制中田地里的性别分工、内战后黑人女工在她们社区里的重要价值和种族歧视如何迫使她们从事最不体面、酬劳最低的劳动种类。^④她展现了黑人女性为了维护家庭的经济福利,不顾她们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Where are the Organized Women Workers?” *Feminist Studies* 3 (1975): 92-110.

②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Thomas Dublin,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④ 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工作的卑贱性质。克里斯蒂娜·斯坦塞尔的研究,探寻了19世纪初纽约市青年女工建立的社群的特征。她考察了家庭经济中女性地位的变化特性,随着制造业中“工厂外工作”(outwork)的扩大,她们被允许在家中工作挣钱,她们挣得工资的机会不断增加,也形成了相互支持的邻里网络。^①

英国和美国的女性史学者也采取了另一条路径——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人士认为女性受压迫是父权统治的结果,因此把男性统治女性(或父权制)的问题视为女性史学者理应分析的核心问题。正如伦敦女性主义历史小组(London Feminist History Group)指出的,“女性不仅在历史中消失,她们还受到刻意的压迫,承认这种压迫是女性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②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只应被视为受害者。相反,女性史学者在这种一般性的框架下展开研究,考虑的是揭示女性反抗压迫的多种方式。比如伦敦女性主义历史小组在讨论分离领域的过程中指出,展现女性活动的历史书写非常重要,这些活动的范围超越了家庭领域,进入到政治世界和职业世界,“直接抵抗男性的统治和他们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即便女性们面临极大的反对,而这些反对来自控制女性运动的男性。^③

- 11 从多样的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历史中的女性的重要作品,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不断出现。但是,批判之声也逐渐增长。一些人认为女性史中有一种趋势,假设存在一种普遍的女性经历,忽略了女性之中不仅存在阶级,也存在种族、性偏好、族裔、民族或者宗教背景的差异。女性主义学者逐渐担心,试图找回过去女性的生活、把女性载入历史记录中的研究,不论诞生于何种理论背景之中,都会创造出一种与男性历史隔绝的女性历史,强化了女性主义历史的“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或边缘化地位。

① Christine Stansell, *City of Women: 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② London Feminist History Group, *The Sexual Dynamics of History: Men's Power, Women's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1983: 2.

③ Ibid.: 45.